
基于白-黑肤色差异的族裔间 不平等及其生成逻辑^{*}

马杰明(J. Lorand Matory) 刘东旭 翻译整理

摘 要:近年来由年轻白人发起针对其他族裔的暴力袭击事件在美国社会频繁发生。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杜克大学马杰明(J. Lorand Matory)教授指出,美国发生此类暴力袭击的直接原因是少部分受“白人至上主义”观念影响的年轻白人,在其他族裔人群获得与他们同等甚至超过他们的机会和成就时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这种情绪使他们对其他族群心生敌意;然而,“白人至上主义”实际上是在欧洲海外殖民过程中构建的一套基于“白-黑肤色差异的人类等级体系”这种后启蒙时代伪科学的产物;事实上,是在白人身份的建构过程中突显白人优秀品质的同时,把他们自身被压抑的丑恶面投射于非洲裔和其他有色人群身上,导致了这些群体成为社会排斥、歧视和袭击的对象。

关键词:白人至上主义 族裔间暴力 殖民主义 美国社会 身份建构

引 言

2022年5月14日,一位名叫佩顿·S·詹德隆(Payton S. Gendron)的18岁美国白人从自己所在小镇驱车数小时前往纽约州布法罗市(Buffalo)一家位于黑人社区的

^{*} 本文除引言和总结外,主体部分由马杰明教授2022年为中央民族大学师生所授3次线上课程的主要内容翻译整理而来。本文的翻译整理工作得到中央民族大学城市民族学高精尖学科经费支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子豪、文德理、赵毓馨等同学参与翻译整理工作,感谢他们为此做出的努力。翻译整理文稿可能存在对作者原意的理解误差,其中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超市,用合法获得的两支手枪和一支自动突击步枪向超市里的13人射击,导致其中10人死亡。在被害的10人中,有8人是黑人。从他5个月前在网上发布的计划可知,这次行动原计划于3月15日实施,以纪念2019年澳大利亚白人男子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在清真寺杀害51人的事件。他自述,这次行动的灵感来源于2019年21岁的美国白人男子在美墨边境拉丁美洲移民聚集的埃尔帕索(El Paso)开枪杀害20人的事件。此外,2021年3月,1名白人在亚特兰大(Atlanta)谋杀了6名亚裔妇女;2015年,1名白人男子在查尔斯顿(Charleston)枪杀了9名黑人等等。

如上所列的此类群体性屠杀事件在近些年的美国社会屡见不鲜,并呈现出明显的共性特征,即屠杀的发起者均为年轻的白人男性;屠杀的对象大多为非白人群体;屠杀的发起者几乎都怀有强烈的“白人至上主义”的观念。他们不仅发起极端的屠杀行为,而且往往还会通过社交媒体发表自己发起这些行为的理由和目的。这些言论在社交媒体中广泛传播,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和模仿。目前有据可查较早的此类事件是2011年挪威一个多族群夏令营发生的枪击和爆炸事件,该事件导致77人死亡。由此可以看出,被报道出来的此类屠杀现象虽然多发生在美国,但引发这些事件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是跨越国界的,在整个白人分布的地区都有体现。而社交媒体带来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丰富性增强了这些思想的扩散和影响。

主要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美国社会具有非常丰富的种族和族群多样性,族裔间的交往和竞争是其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为美国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带来族裔间的关系紧张。自欧洲人殖民美洲以来,白人种群的地位就是主导性的,种族歧视和族裔间不平等现象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自然的现象,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进一步造就了白人全方位的优越感,但随着他们与其他族裔群体的成就对比关系逐渐变化,这种长期形成的优越感遭到部分挑战,进而导致彼此关系紧张升级,尤其是那些底层白人种群不满的情绪日益凸显。近年来,“替代理论”(The Great Replacement)的日渐流行被认为是这种情绪增强的体现。这种理论认为白人正在被外来的少数族裔所取代,未来美国白人将不再占多数。因此,一些年轻的白人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来发泄这种种群不满,成为上述诸多大规模屠杀现象的原因。

族裔间关系及其变化是理解当下美国社会剧烈变迁的重要维度。而理解这些现象的关键之处在于厘清“白人至上主义”这一种族主义思想的形成逻辑、演变及影响。美国学界对此有诸多深刻的研究,尤其是一些非白人族裔的学者提供了大量批判种族主义的解释框架。美国著名的非洲裔人类学家马杰明(J. Lorand Matory)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曾经在哈佛大学担任了11年的终身教授,之后接受了杜克大学的杰出教授职位,并在此工作至今。他在非洲、北美、南美、加勒比海和欧洲等地区开展了丰富的调查研究,不仅能流利地说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还能用葡萄牙语和约鲁巴语开展研究工作。他曾获得多个重要学术奖项,包括赫斯科维茨奖(Herskovits Prize)、美国人类学协会杰出非洲学者奖(Distinguished Africanist Award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宗教协会宗教学术研究优秀奖(Excellence in the Scholarly Study of Religion from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ligion) 和高等研究院史戴利奖(J. I. Staley) ,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发的亚历山大·冯·洪堡奖(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rize) ;曾受邀参加人类学领域最有声望的刘易斯·亨利·摩根讲座(Lewis Henry Morgan Lecture) ;出版有《约鲁巴宗教》(*Yoruba Religion*) 、《黑大西洋宗教: 传统、跨民族主义和非裔巴西坎通伯雷的母权制》(*Black Atlantic Religion: Tradition, Transnational and Matriarchy in the Afro Brazilian Candomblé*) 、《耻辱与文化: 黑人美国最后的焦虑》(*Stigma and Culture: Last-Place Anxiety in Black America*) 和《重温恋物: 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黑人制造的上帝》(*The Fetish Revisited: Marx, Freud, and the Gods Black People Make*) 等四部卓越专著和 50 多篇论文。他的思想在美国及世界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马杰明教授于 2022 年夏天受邀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师生讲授了 3 次线上课程。课程内容以他已有的系列研究成果为基础,并结合他正在撰写的书稿《白人: 基于人类学的研究》(*White People: In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的部分内容为主线展开。本文主要由 3 次讲座的内容翻译整理而来,主体部分包括 3 节,分别从白人种族观念的建构、“白-黑肤色差异的人类价值等级”和“族裔排斥的潜意识”等方面对美国族裔间暴力事件产生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及演变逻辑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白人种族的社会建构及扩散

(一) “白人至上”文化及其社会背景

“白人至上主义”带来的屠杀事件并不是特例,也不是统计学上可预测的个体精神疾病事件。相反,这些行为是全球和当地特定文化以及特定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产物。虽然大多数时候,受过教育的白人更倾向于认为这些现象是个体精神疾病导致的结果,但在本研究看来,这种白人至上的全球文化是一种有 200 多年历史的后启蒙时代产物。从全球而言,这里的特定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是指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的成功,以及加速的移民浪潮和全球化,其中包括有色人群涌入发达国家,中国和印度崛起为全球主要大国等。就具体的美国社会而言,枪支泛滥是一个重要因素。

通常情况下,枪杀事件中占比最高的是白人男性的自杀事件。许多白人感到疲倦和失望,他们因不能适应当下的生活而选择自杀。而其他枪杀事件大多都与贫困的生活条件有关,贫困诱使年轻人,特别是有色人种的男性犯罪,因为他们能获得的经济机会较少。还应该指出的是,在美国社会的绝大多数谋杀事件中,白人受害者是被白人杀害的,黑人受害者是被黑人杀害的,但是,大多数由体质特征和宗教信仰差异而产生仇恨情绪的谋杀事件则几乎都是由白人男性基督徒发起的。在此类仇恨案

件中,许多施暴者有过针对伴侣的家庭暴力史,或在网上传达过对白人女性的敌意。因为这些犯罪者大多找不到愿意与他们约会和结婚的白人女性。他们通常能认知到自己的丑陋或笨拙,但会把在情感方面的挫败归咎于白人女性或黑人男性。

从很大程度上讲,美国社会枪支的泛滥是白人社会建构过程的衍生现象。从历史上看,外来定居者的殖民主义、种族化、奴役、土地盗窃和克里奥尔独立运动(creole independence movements)定义了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有争议的以色列等地方最具“白人”身份的人。而私人拥有的枪支是与实现这一过程最密切相关的暴力工具。美国宪法保障组织良好的民兵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些民兵服务于保卫国家对抗外部敌人和实施内部暴政。

美国人很少承认枪支的种族历史,但在白人盗窃美洲原住民土地和对被奴役人口实施控制的过程中,私人拥有枪支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枪支制造商赞助的法院和游说团体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制造问题的想法,即在美国,每一个表面上相同且守法的个人都有权拥有枪支。然而,并非每个美国人都有胆量这样做,事实上只有十分之三的美国人拥有枪支。与之相对的是,部分美国人拥有两支以上的枪支。枪支的所有权集中在农村、共和党支持者、未受过教育的男性人口中。枪支拥有率在南部最高,南部是美国最重要的前奴隶控制区。

许多中等或中等收入以下的美国白人告诉自己的故事是,他们一直在耐心地排队等待他们所谓的美国梦。这个美国梦包括:一座房子,两辆汽车,以及免于缺乏食物、医疗、衣物和假期的自由,所有这些都因为自己的辛勤工作和才干理所应当获得的回报。他们告诉自己,如果黑人贫穷,那是因为黑人懒惰,但如果白人很穷,那是因为体制对他们不利。他们还告诉自己,由于政府和知情人士的不公平干预,所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黑人、移民、妇女、同性恋和变性人、穆斯林和其他人群都会在美国梦的队列中超过辛勤工作的白人。告诉自己这个故事的白人并没有问为什么他们应该在队伍中领先于其他人。他们不愿意被提醒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获得的优待是他们的祖先在牺牲他人的情况下得到的。他们讨厌被告知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仍然遭受着他们自己所没有遭受过的各种不利影响或歧视。他们也不愿意承认,尽管他们已经获得了所有的优势,但他们依然失败了。他们认为少数族群、移民、妇女等不配获得这样的成功,但事实上尽管存在长期的歧视,一些少数族群和妇女依然比他们更成功。因此,如果白人承认他们实际处于的优势地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本身的劣势。

历史上白人对一些人群的奴役、种族隔离和政府赋予白人的特权给了他们的父辈积累和传承资产的机会。但他们认为,这些都已成为过去,过去就是过去,因此应该简单地考虑目前的竞争环境。他们认为自己的祖父母是通过移民到美国定居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新移民到美国是合法的。他们说新移民的文化是不同的,但事实上他们的祖父母在这个问题上曾跟新移民是一样的。其中真正隐含的区别是:他们的祖父母现在被归类为“白人”,因此,他们拥有更大的公民权。但本文后面会论述,他

们的祖父母一直被认为是“白人”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谎言。过去,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波兰人和犹太人都被视为“白人”。

最近在布法罗、埃尔帕索和亚特兰大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白人男性缺乏才能或约会前景。他们看到女性和非白人的权利不断增加,以及全球化和非白人移民成为反对和替代白人的工具。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犹太人通过鼓励非白人移民进入美国和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蓄意取代“真正的”白人。这些白人不想接受教育,但他们却真的认为政府将他们的工作让给了中国人、印度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

这些枪击者通常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种族战争,这将恢复基督徒、白人男性对其他人的统治地位。每一次大规模谋杀都是为了激发更多的大规模杀人犯以及有色人种的反应,从而引发种族战争。这些大规模杀人犯中的许多人从一部关于种族战争的法国小说中获得了灵感。法国人让·拉斯帕伊(Jean Raspail)在其1973年出版的小说《圣徒营》(*Camp of the Saints*)中想象了一个未来,即第三世界移民的聚集将摧毁西方文明。美国的许多白人至上主义者也受到威廉·皮尔斯(William Pearce)1978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特纳日记》(*the Turner Diaries*)的启发。这部小说讲述了一场针对黑人、犹太人、不忠诚的基督徒和白人妇女的战争。早在20世纪70年代,从越南惨败归来的情感和身体受伤,又未获得心理健康护理和体面工作的退伍士兵,开始在西部各州组建白人至上主义民兵,后来从海湾战争回来的退伍军人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

(二) 白人种族的社会建构

种族的人类学研究是一个棘手的命题。因为这一命题认为种族概念建立于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分类。这种分类靠人类身体的某些生理特征来划分,并认为这些特征与拥有这些特征的人的思想、行为和功能具有对应性。夸张地说,这种观点会认为,一个出生在北京并在北京长大的中国人,与其被约旦人领养的兄弟姐妹,在思维、行为、饮食或生育方面没有任何不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关于种族人类学研究的整个知识体系建立在“生物学能预测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这种19世纪伪科学概念的基础上。同时,种族的人类学研究这一命题难于应对还在于,即使面对类似前面所说的那些带来如此多痛苦的屠杀事件,人们还是会坚持认为那些不被人认可的事情按他们的传统来说理应如此。这些传统在该群体内被广为接受,除非它们的实践者认为改变是合适的,否则要改变它们非常困难。

从今天的知识来看,种族毫无疑问是一种社会建构。人体外观及其变化是可以描述和呈现的,但将外观特征与任何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对应起来就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人类学家认为,想要理解人,就要尽可能地参与他们的生活。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说,决定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比另一个社会更好或更差并不是人类学家的工

作。人类学家需要理解当地人的观点,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方式将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进行比较。比如从语言和亲属制度两方面来说明如何价值中立地看一个社会和另一个社会的差异,进而帮助我们理解种族的建构性。

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同一个词的发音可能不一样。从图1可见,在英式英语中,“teacher”这个词最后一个音节发第2列第2行这个音。而美国人在说“teacher”这个词最后一个音则发第2列第3行的发音。此外,在中文中“x”和“sh”发截然不同的两种音,但对说英语的人来说,它们的发音是一样的。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发音和它对应的意义本身也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规则。

| | | monophthongs | | | | diphthongs | | Phonemic Chart voiced unvoiced |
|------------|-------|--------------|-------|-------|---------|------------|-------|--------------------------------------|
| | | i: | ɪ | ʊ | u: | ɪə | eɪ | |
| VOVELS | sheep | ship | good | shoot | here | wait | | |
| | e | ə | ɜ: | ɔ: | ʊə | ɔɪ | əʊ | |
| | bed | teacher | bird | door | tourist | boy | show | |
| | æ | ʌ | ɑ: | ɒ | eə | aɪ | aʊ | |
| | cat | up | far | on | hair | my | cow | |
| CONSONANTS | p | b | t | d | tʃ | dʒ | k | g |
| | pea | boat | tea | dog | cheese | June | car | go |
| | f | v | θ | ð | s | z | ʃ | ʒ |
| | fly | video | think | this | see | zoo | shall | television |
| m | n | ŋ | h | l | r | w | j | |
| | man | now | sing | hat | love | red | wet | yes |

图1 国际音标表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亲属称谓的。如图2所示,讲英语的人会以相同的称谓称呼10号和4号,不加以进一步区分。而中国人则认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亲属类别。例如,在中国社会中,自我(EGO)被认为是与16、10、11和12号有世系关联的。在某种程度上,他被认为与6、4或14号没有世系关联。这叫作父系继嗣体系。在这个亲属系统中,自我的亲戚包括16、10、11和12号,同时自我也被认为是17、18、25、26号的亲属成员,但与27、28号无亲属关系。而在一些社会中存在母系继嗣体系,对这种体系来说,自我是16、15、14、13号的亲属成员,而与17号不存在亲属关系。这类体系在非洲中部、加纳南部和南美洲低地的一些地区很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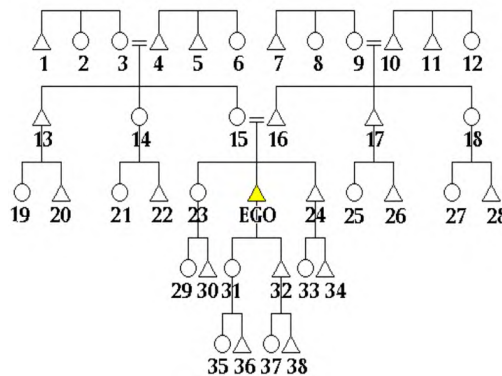


图2 亲属关系图

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人类学通过对词汇和符号价值相互比较,设计了一种思考当地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多样性的方法。有些文化系统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它们并不比另一些文化系统好或差。

而我们要研究的是被欧洲海外帝国主义创造并已广为传播的关于种族的一种特定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白人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天然地拥有美丽和聪明的特质,并应该得到任何权利;他们是唯一值得拥有自由和自治的人;黑人是唯一不值得拥有这些权利的人;世界上的其他人都介于两者之间。没有人能逃脱欧洲和美国白人输出的这种思想的影响。

二、“白-黑肤色差异的人类价值等级”与族裔间不平等

一直以来,西方海外帝国主义引发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移民不仅被视为多民族社会和文化长期融合的案例,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形成的基础,正是他们形塑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因此,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西方种族伪科学的影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在全世界传播的“白-黑肤色差异的人类价值等级”的影响。

(一)“裂变分支”结构与“白人”身份的情境性

对18世纪以来“白人”概念提出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西方民族国家出现的核心移民及其意识形态流变。“白人”概念让欧洲人和美国人深信不疑,也让世界上许多人相信,它与美丽、智慧、拥有自主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以及自我治理等意识有独特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讲,“白人”的概念及其社会等级和地位,是过去200年全球移民和多族群融合所带来的个人和集体身份转变的典型案列。

前文论述西方白人社会出现的一系列种族主义谋杀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确实说明了白人身份中蕴含着对全球主导地位的期望,也说明了白人男子感受到的挫折的内涵——他们缺乏收入、身体吸引力和社交能力,无法行使白人文化赋予他们所期望的支配权利。最近这些种族主义的大规模谋杀在美国激增,是对黑人地位改善、民权和妇女权利运动的成功、非白人移民数量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和印度经济崛起的反应。然而,从历史上看,自从18世纪白人建立了这种种族观念以来,他们的身份一直受到挑战并处于危机之中。

以往的研究告诉我们,人在遇到威胁的情况下,他的身份就会出现再生、转变和清晰化。人类学关于亲属关系研究提出了一种被广为承认的“裂变分支”原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现象。“裂变分支”是人类学传统的价值中立的比较法所产生的一个术语。用上文所列亲属关系图(图2)来说明这个原理,如果16号和20号打起来,她很可能会喊“帮帮我吧A号的后代同胞们。”这样,她正在调用、激活并在深层

创造一个基于4号祖先受到威胁的身份认同。相反,如果16号与18号打起来了,她不会再喊“4号的后代帮帮我,我和18号打起来了!”因为这些人(16号和18号)中的大多数和她与4号祖先有同样的关系。因此,如果16号与18号打架,她更有可能喊“8号的后代帮帮我,10号的后代在攻击我。”

因此,“裂变分支”一词描述了种族身份不固定的多种方式之一。身份实际上是情景性的、对立性的和策略性的。例如,有时在美国的白人定居者会强调他或她表面上可见的种族特征。他们通常会在希望凌驾于有色人种之上的时候这样做。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同一个白人可能会强调他或她更具体的欧洲血统,如强调自己是爱尔兰人或波兰人。美国白人常常选择这种身份表述,以否认他们从白人的社会地位中获益。他们想强调的是,他们作为移民而奋斗,因此不应该被怀疑是利用了给予白人“理所当然”的特权。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比如在白人定居者从欧洲宗主国独立出来的斗争中,他们倾向于强调他们与原住民,包括有色原住民之间的相似性。他们甚至暂时装扮成原住民,或者表面上采用原住民的语言。当他们与富有的白人在一起时,又表现出身份的情景性特征,一个贫穷的白人很可能对自己的贫穷最为自觉,或者说,习惯性的举止、措辞和服饰可能会暴露他或她低下的阶级身份。与此相反,在一个黑人占多数的环境中,一个白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种族感到自觉。由此不难理解,身份是对立的和情景性的,同时也是策略性的。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平民认为他们应该与王室、贵族或富有的统治者在政治上平等,但他们也认为同为平民的白人与黑人不同。在平民白人的推理中,他们是唯一被压迫,且需要反压迫的人。在种族隔离的年代,贫穷的白人强调他们的白种人特征,确实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好的工作。在20世纪,许多由新近欧洲移民建立的工会将黑人排除在外,从而使非洲裔美国人无法在他们出生的土地上选择工作。

然而,如今贫穷的白人一味强调他们的白人身份,正导致他们投票给那些破坏工会以及贫穷白人所依赖的公立学校、公共卫生保健和其他社会安全网络的候选人。富有的白人政客告诉他们,黑人将从这些项目中受益,因此这些项目是不好的。富裕白人的首要任务是降低税收,避免政府对其企业的监管,并允许他们虐待工人、污染环境、销售不安全的商业产品。而没有税收,公共教育就会恶化,这导致穷人的孩子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减少。因此工业界就需要从国外雇佣熟练的技术工人。这样,工人阶级的白人自己投出了使自己不幸的选票并深陷其中,但他们却更愿意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黑人、穆斯林、拉美裔、中国人和女权主义者。

在笔者所著的书中概述了各种文化对表现型差异的命名方式,以及将不同的等级和道德价值分配给不同表现型的方式。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拉丁美洲、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地区、南部非洲以及中国都各有差异。尽管人类学在历史上一直关注这种文化多样性,但殖民帝国、移民和全球化创造了对另一种遗传的或非理性的概念秩序的需求,并用这种概念秩序解释不同族群互动的类型和特点。

伯纳德·刘易斯对为什么一些帝国比其他帝国更倾向于种族主义的解释很具有启发性。与地方和区域性帝国不同,一些领土广阔的帝国,如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帝国、南部非洲的祖鲁帝国、西部非洲的奥约帝国、欧洲的哈布斯堡帝国,甚至罗马的环地中海帝国、8世纪到19世纪的伊斯兰帝国以及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英帝国,它们拥有众多人口,且人口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表型各异的人群与统治者的关系也因不同的军事历史和贸易条件而受到制约。其结果是,这些帝国划分的相同等级中存在诸多看起来长相不同的人群。与之相反,在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帝国的情境里,等级划分往往以法律和伪科学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试图证明其具有永久性。

从媒体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这类的案例。很多报道显示,乌克兰的非洲和印度难民受到了乌克兰执法部门、乌克兰平民和邻国海关官员的歧视,甚至还受到生命威胁。同时他们被拒绝进入附近的欧洲国家。西方记者对这些乌克兰的非洲和印度难民的困境漠不关心,是基于西方和受西方影响的土地上的一种潜意识,即基督教徒、白皮肤,特别是金发碧眼的人,以及他们的狗所遭受的痛苦,都比非基督教徒、非欧洲人和黑皮肤人的痛苦更值得同情。在美国的电视上能看到几十个同情乌克兰人的采访,这些采访往往以金发碧眼的妇女、婴儿和小狗的镜头为聚焦点,以引发美国白人观众的同情和共鸣。这种在媒体报道中过度凸显金发碧眼特征的做法显得很讽刺,因为大多数乌克兰人并非都是金发。连那些宠物狗都得到了西方记者、乌克兰执法部门、乌克兰平民以及欧洲邻国海关官员的同情,但那些受困于同一场冲突战争的非洲和印度难民却没有人关注。为了回应针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乌克兰的高级官员提出了隔离乌克兰非白人的解决方案,他们宣称“金发碧眼的基督教徒的痛苦让这场危机特别令人不安”,并谎称他们的执法只是优先考虑妇女和儿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在他广泛发表的几十个公开声明中,他可以很容易地阐明坚持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应取决于他的国籍或肤色这一原则。他可以指示他的人民对他们的黑人难民同胞表现出同样的人性,就像他所要求的对待白皮肤选民那样。然而,他并没有对此问题说过一句话。即使他要求用数千亿美元的美国税收来支持乌克兰,也没有听他到对美国的国务院说过生命平等类似的话。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在愿意为国外的自由和生活质量站出来说话或给予支援方面也一直都是经过种族筛选的。

(二) “白-黑肤色差异的人类价值等级体系”中白人身份建构

在此我提供一个全景式的、历史性的理论框架,来思考乌克兰难民危机所表现出的全球现象。这个框架中有两个核心的人类学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基于“白-黑肤色差异的人类价值等级体系”;第二个概念是“人种学的幸灾乐祸”(Ethnological Schadenfreude)。

基于“白-黑肤色差异的人类价值等级体系”是对欧洲海外殖民和那些逃避殖民

命运的国家(包括中国)之间斗争性关系的描述。在欧洲海外殖民过程中,黑人被迫成为“奴隶”的代名词,这是一种没有权利的人,不值得任何人尊重的代名词。而在这个“白-黑肤色差异的价值等级体系”中,并非所有的欧洲人都被认为是同样的“欧洲人”或同样的“白人”。

18和19世纪,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种族伪科学,不仅将世界人口分为3至5个不平等的超级种族,而且在欧洲人内部也分出了不平等的种族,如拉丁人、日耳曼人、凯尔特特人、斯拉夫人、犹太人等等。这些欧洲的内部种族,也被分类为在拥有不同水平的智力、文明、外貌的不平等等级中,并由此判别他们是否拥有(创造)文明的权利。或多或少可以看出的是,在暴力征服中暂时占据上风的西北欧人及其后裔,往往将自己排在首位。要知道,罗马人曾经奴役过这个地区的很多人。直到11世纪,他们还有很多西北欧的奴隶。然而,为了自己的剥削目的,发明种族排名系统的18和19世纪的掌权者,将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斯拉夫人排在欧洲种族等级制度的最底层。这就是为什么英语单词“Slav”和“slave”具有相同的词源。几个世纪以来,斯拉夫人的土地一直是欧洲人和中东人的“狩猎场”。

伪科学的种族排名是对启蒙运动和它所激发的民主共和国的讽刺。一个崛起的欧洲非王室和非贵族阶层试图证明他们与长期世袭统治者的平等关系,阐明了人类自由、自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然而,他们抵制王室、贵族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力量完全依赖于他们自身的暴力贸易行为,如瘫痪印度布业、进行鸦片战争、海外土地盗窃和奴役。所有这些都基于优越的西北欧人与世界上其他的黄种人、棕色人种和黑人具有绝对区别这种意识,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后启蒙共和国的基本逻辑是,欧洲平民应该管理自己,因为他们很像欧洲的君主和贵族,与黑皮肤的被殖民者和野蛮人不一样。人类价值的白-黑等级制度以默认白人与审美、自由、自治、享有福祉和免受压迫的道德价值之间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大西洋奴隶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导致异端的罗曼蒂克人将非洲人排除在这些启蒙运动的承诺之外,残酷的殖民剥夺使世界其他地区与非洲一样向下发展,而黑人的状况最糟糕。

许多白人曾与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不公正作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钦佩黑人的语言创造力。事实上,黑人在享有平等机会的每一个领域都表现出色,即使他们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他们也不仅在捍卫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质量方面,而且在文学、社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都取得了成就。中国人在19世纪美国铁路体系建设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这对美国的经济的发展是绝对必要的。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这种贡献被故意排除在美国的历史记忆之外,这是非常有害的。

另一个概念,“人种学的幸灾乐祸”(Ethnological Schadenfreude)是基于“白-黑肤色的人类价值等级体系”的推论。“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是一个德语词,表示对他人的痛苦感到高兴,条件是他知道经历这种感觉的人很容易遭受同样的不幸,但

随后他或她会因为逃脱这种命运而产生优越感。我所称的“人种学的幸灾乐祸”与谴责基于种族、国籍或出生条件的一切污名化、边缘化和压迫的冲动相反。人种学的突然爆发涉及一个遭受污名化、边缘化和压迫的群体，通过言语和敌对交易集体向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宣布，他们不是应该被边缘化和污名化的人，而应该是另外那些人。这些人会向主导的群体说，“如果你承认我们进入你们的行列，我们会承认你们的文化或施压者的优越性，但我们真的或多或少得像你们，而不像其他那些人”。

因此，当乌克兰人一再高喊他们应该得到庇护和数千亿美元的援助时，还有一层潜在的意思是应该支持他们享有自由、自治和安全的权利。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论点是以牺牲非白人为代价的。乌克兰人确信他们配得上西方的支持，但非洲和印度难民却无权获得这样的权利。许多乌克兰人试图通过反复称自己为“白人”和“金发碧眼的欧洲基督徒”来证明他们有免受轰炸的权利和在西方避难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从种族角度而言，他们有权获得同情和特权，但他们不会扩展他们得到的同情和特权。欧洲其他地区预计也不会将这种权利扩展到黑人和棕色人种难民。

乌克兰人对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难民的行为印证了“人种学的幸灾乐祸”。它遵循了白-黑肤色差异的人类价值等级制度的可怕逻辑。乌克兰人对待他们的狗比对待黑人和棕色同胞更好，西方媒体也本能地按照同样的逻辑运作。有些人似乎认为，那种注定要受苦的人，与金发碧眼的白人不同，他们天生就是为受苦而生的。这种历史性的条件反射思维方式是如此自然，如此固执地存在于他们自己对人类价值的竞争追求中，以至于许多白人和非白人甚至对此毫无自觉。

三、族裔排斥与白人潜意识的投射

(一) 作为集体意识的族裔排斥

从历史和现实的观察中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始终优先保护和促进日益扩大的白人群体的利益。因此，白人是美国社会象征和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在历史上，来自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多个移民群体曾经被视为非白人，从而被剥夺了移民美国、进入白人社区以及获得为白人保留的工作、资源和荣誉的权利。拥有房产是美国人储蓄和代际财富转移的主要形式，顺利继承这些财富获得成功。然而，历史上的一些阶段，土地被源源不断地从非白人手中夺走，并免费给予白人；即便黑人获得自由后建立了自己繁荣的城镇和社区，嫉妒的白人有时候会以某个黑人男性对白人女性说话不当为借口烧毁他们的房产，并制造出黑人强奸白人女性谣言以发起的错误指控。

图3是一些被白人烧毁和抢劫的黑人城镇和社区的名字，他们意图通过这种方式压制黑人的权利。在这些白人暴乱中，成百上千的黑人被杀害。事实上，奴隶制和整个暴行机制都是基于一些共同的假设，即(1)任何白人都拥有权强奸黑人女性而不受惩罚；(2)黑人充满动物性，黑人女性对白人男性的诱惑和黑人男性对白人女性的

贪得无厌是对社会秩序的真正威胁。

**Locations of Some of the White Massacres That
Destroyed Black Towns and Neighborhoods**

Colfax, Louisiana (1873)
Wilmington, North Carolina (1898)
Atlanta, Georgia (1906)
East St. Louis, Illinois (1917)—My Father's Hometown
Elaine, Arkansas (1919)
Greenwood neighborhood (aka "Black Wall Street") in
Tulsa, Oklahoma (1921)
Rosewood, Florida (1923)

图3 被焚烧的黑人社区列表

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这种谎言一直是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批准剥夺黑人公民权、破坏和掠夺黑人财产以及实施“私刑”(即法外谋杀,或对黑人男性的阉割)的理由。实施这种私刑的过程还成为一项由白人男子、妇女和儿童可以参观的活动,有他们实施私刑后还要收集并腌制受害者的断肢作为纪念品。历史研究表明,无论黑人在哪里获得繁荣或试图行使他们的宪法投票权,哪里私刑就会增加。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政府发放资金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担保,并支付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这些政策降低了白人的购房成本。相反,联邦政府和地方当局经常将黑人排除在这些福利之外。例如,联邦政府会在地图上设置一条“红线”,明确指出以内以黑人或混血儿为主的社区的房产不符合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政策,他们因此无法获得贷款用于购房翻新房屋。这种做法不仅使非裔美国人购买住房的成本更高,而且减缓了非裔美国人社区房产的升值。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政府还允许地方法律和称为“住房契约”的合同条款禁止非白人在某些社区购买住房。这种做法将非裔美国人限制在少数拥挤的社区,他们不得不为此而支付更高的租金。由于他们几乎没有其他住宅选择,大部分白人房东也没有动力维护这些社区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城市管理者也将公共服务集中在白人社区。此外,房地产税是公共教育资金的重要来源,税收的多寡决定了投入公共教育的资金数量。由于非洲裔美国人习惯上从事收入最低的工作和居最不值得投资的住房,这些社区的税基往往很小。因此,一代又一代生活在黑人社区中的孩子们只能获得低质量的教育。

在20世纪的一些公路建设项目中,项目实施者有选择地释放洪水以在暴雨期间保护白人社区;以及在行使新商业区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征用权”时,政府会摧毁隔离的黑人社区、商业区和公共设施;教堂为种族隔离和政府补贴的白人社区提供福利,通常对流离失所的黑人业主没有任何补偿。

布法罗的东部社区和北门房社区都是这段历史的产物,一个社区贫穷,另一个社区富裕。布法罗的东部社区是歧视性公共政策导致社区贫穷的典型代表。而作者所

出生的北门房社区相对幸运,这个社区位于联邦首都,居民以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毕业的黑人群体为主。二战后,为了保护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联邦法律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执行,这个社区因此而受益。在1862年华盛顿废除奴隶制之前,社区所在地一直是奴隶种植园。1926年后,该地区发展成为一个高端住宅区,其中住房“契约”排除了所有“黑人”。该区域的大多数社区(但并非所有)的购房契约还排除了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叙利亚人,因为他们还未完全被视为“白人”。

第一批犹太人于1934年迁入北门庄园。1948年,华盛顿特区法院宣布种族歧视性住房契约不可继续执行。到1969年,这里成为黑人居民占多数的社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因为黑人迁入,还因为犹太居民采取了“白人逃离”的策略,他们大多数人为了提高住房销售速度,不惜散布谣言,称黑人居民的进入将压低房价。因此,白人或接近白人的房主竞相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房产。房地产经纪人的佣金是每栋房子销售价格的一个百分比。因此,尽管房地产经纪人每次交易利润下降,但他们卖出了更多的房子,并收取了更多的佣金。总而言之,20世纪大部分时间美国住宅变化的总体轨迹是,只要有少量黑人群体搬进社区,社区的白人群体就会搬走,因为他们担心该社区的住宅投资价值下降。

但北门房社区的房产价格似乎并没有被犹太邻居的逃离这一事实吓倒,因为搬进来的黑人通常是拥有本科甚至研究生学位的专业人士。他们甚至有钱满足卖家高于市场价格的要求。他们愿意支付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是因为该地区的许多其他高端社区,直到1968年仍在执行对有色人群歧视性的购房限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北门房社区的居民即使以黑人为主,房屋价值依然快速升值。但它没有同等质量的以白人为主的社区升值那么快,部分原因是一些房地产经纪人继续警告白人买家不要在以黑人为主的社区购买房产。

总而言之,“白人逃离”和20世纪美国房地产销售史体现了“白-黑肤色差异的价值等级”,以及黑人(包括外科医生、大学校长和联邦法官)在白人和渴望成为白人的人(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的心理中作为反面公民的象征持久地发挥作用。他们遵循的后启蒙社会规则是,白人应该享有自由、自治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因为他们代表着理智、聪明、自我控制、勤奋、守法、个人主义和性纯洁等与黑人相反的一切特质。这一后启蒙规则的另一个含义是,白人缺乏需求、欲望和体能,而这些特质表面上与黑人的激情、自然本能、情感真实性、放松能力、博爱感和性能力特质相一致。

(二) 潜意识投射对象的非白人群体

就这样,白人否定了黑人的一半人性,压制了他们自己的另一半人性。然而,正如弗洛伊德说的那样,他们压制的一半人性并没有真正消失。白人将黑人想象成白人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恐惧的真实化身,那些被压制的人性特征被投射到黑人身上。这成为白人“潜意识”的一部分。

在造型艺术、音乐和舞蹈、语言、服装和手势中,白人经常模仿黑人以展示他们的

“酷”,以反抗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制度,或表达他们最深的感情和欲望。有时,白人被压抑的需求和欲望以爆发式的非理性方式影响他们的行为。这种方式体现了他们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的欲望和厌恶、怜悯和凶残态度之间摇摆不定。

前文提到在纽约布法罗谋杀8名黑人的年轻人佩顿。后续调查令人惊讶地发现,他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明显的拉丁裔年轻人,这个朋友还有一个黑人女朋友。他时常与他的拉丁裔朋友和黑人女友出去玩,一起度过了很多社交时光。这位拉丁裔朋友和黑人女友都不知道,他对像他们这样的人怀有如此大的敌意。

作为自我治理和对有色人种统治的证明,白人必须辱骂他们投射给黑人的那一半特质,然而,在潜意识中他们又渴望恢复那部分,这导致了他们对黑人有时充满感情,有时愤怒地谋杀他们的矛盾心理。这一观点在法国精神病学专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研究中也有阐述。

此外,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大多数白人,包括经济和政治上最成功的白人,都觉得自己不足以达到自足、自决、智慧、自信这些用以定义白人的标准。在他们极端个人主义文化中,他们经常感到孤独。因此,美国白人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另一种“白人群飞”。即沿海城市的白人厌倦了被他的白人阶级、他的父母或他的妻子所支配而前往边境,与他的下属、黑人、印第安人、南太平洋人或犬类朋友一起去寻找自由和爱的陪伴。

我们认为这揭示了白人对自由、个性和独立性的普遍矛盾心理,他们是世界上这种自由概念和生活的最大受益者。在一篇文章中,我描述了许多白人的夜间幻想:许多白人老板放弃控制,让黑人男性或有色人种女性掌权;而社会地位非常低的白人男性,虽然他们贫穷、丑陋、社交无能、软弱无能,但却不顾一切地支配有色人种和女性。由此可见,这两个极端都是产生于相似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后启蒙时代产生的“白人”概念给这些白人男性带来的。在我看来,试图通过大规模屠杀来统治他人的失败男性和从服从他人中获得解脱的成功男性同样是“白人”概念的具象。总的来说,他们都是为了适应白人或渴望成为白人的男性那种超人般不可调和的矛盾角色要求。

还有一个案例能很好说明这个问题。艾略特·罗杰(Elliot Rodger)是一位失败的英裔美国电影制片人的孩子,也是2014年移民到美国的马来西亚华人。22岁时,他去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附近的一个联谊会,用车撞倒并枪击参与活动的人,造成6人死亡,14人受伤。然后他向自己的头部开枪自杀。

在网上的白人至上主义聊天室里,许多人都在庆祝这次屠杀的“遗产”,他们认为罗杰是2022年5月24日在得克萨斯州乌瓦尔德杀害了19名小学生和2名教师的萨尔瓦多·奥兰多·拉莫斯(Salvador Orlando Ramos)的榜样。罗杰发表的宣言不像2022年布法罗枪击事件的佩顿和2015年查尔斯顿枪击事件的迪伦·鲁夫(Dylann Roof)那样,对“替代理论”表达得那么清晰。但他同样对白人女性的关注转

移感到愤怒,他认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群正在从他那里偷走女性的关注。

在罗杰的宣言里如是写道“我的两个室友都很好,但他们一直在邀请他们一个黑人男性朋友来宿舍,我讨厌他的态度。他向我的室友吹嘘他在女孩们身上的成功。我感到自卑,因为它提醒我,我一生中错过了多少女孩的关注。然后这个黑人男孩偶然说出他在13岁时失去了童贞。而让他失去童贞的是一个金发白人女孩。我非常生气,将橙汁泼洒在他身上。为什么一个劣等丑陋的黑人男孩能得到一个白人女孩的青睞,而我却不能?我很帅,我还是英国贵族的后裔,而他是奴隶的后裔。我应该得到更多。我尽量不相信他的污言秽语,但他已经说出的话很难从我的脑海中抹去。如果这是真的,如果这个丑陋的黑人能够在13岁时与一个金发白人女孩发生性关系,而我却没有这样的机会。这证明了这些女孩是多么荒谬。她们会把自己交给这个肮脏的败类,却拒绝了我。”

罗杰的宣言也以一种相当明显的方式说明了性别歧视的根源,这是典型的种族民族主义。潜藏在种族民族主义背后的狂热,很大程度上似乎根植于不那么受欢迎的年轻男性的恐惧,他们担心自己找不到愿意与自己结婚的同族裔女性。他们认为“他们的”女人会考虑与别人结婚或约会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他们把自己的女性同胞构建成男人的财产而不是自主的人。

此外,将像罗杰这样的白人至上主义杀人狂的案例与《自由之心的奴隶制》中讨论的案例并置可以看出,一些上层白人男性幻想从将白人男性象为超人的文化压力中解脱出来,在这些案例中,这些白人男性通过幻想对女性和黑人男性的屈服场景来寻求暂时的释放和缓解。许多感到被白人女性忽视或恐吓的西方男性——包括许多白人至上主义者——寻找亚洲新娘,期望亚洲女性比白人女性更顺从。然而,在我近距离观察的那些婚姻案例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显然不是白人男性,而是亚洲女性。也许,即使是那些害羞或地位低下的白人男性,在最努力地证明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实际上也在试图逃离这场邪恶而无望的斗争,以证明自己与所有其他白人男性的平等。不少亚洲女性展现出天才般的能力和策略,知道如何识别并与这些男性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当然,很多这样的伙伴关系都源于相互的爱,不需要功利主义或病态的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下,许多华裔美国男人感到被抛弃和深深的伤害,因为亚裔和亚裔美国女人选择嫁给白人男人的频率越来越高。

正如在《自由之心的奴隶制》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后启蒙时代共和国的基本前提是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然而,事实是,几乎没有一个白人不服从于另一个白人就能谋生。是什么使得“白人男性逃到荒野边疆”在文学中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梦想,又是什么使杀害黑人男性和女性化亚洲人的暴力行为在情感上能如此满足和持久。在选择一个表面上顺从的亚洲(或拉丁裔)新娘的过程中,这些害羞而地位低下的白人男性实际上是在隐藏和弥补他们放弃与其他白人男性以及其他白人争取平等的愿望。他们无意识地发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女性或黑皮肤的男性伙伴并不像白人男性同伴

那样可怕。占主导地位的女性或黑人男性可能会表现出温柔、安慰和尊重,而获胜的白人男性同伴则不会表露这样的情感。

四、总结

本文聚焦于近十多年频繁发生于美国的族裔间枪击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年轻的白人男性发起针对非洲裔等其他非白人群体的屠杀。本文概述的 3 次课程尝试从人类学的视角建构一套以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框架。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如下的思路和观点。

第一,年轻白人发起针对其他族裔的屠杀是他们从小接受的“白人至上主义”观念和现实中白人相对其他族裔的优势日渐弱化这一矛盾的状态有关。白人长久以来的优越感促使他们不能接受其他族裔人群像他们一样获得更多的成就和机会。更有甚者担心白人正在被其他族裔人群替代。而那些在此间遭受挫折的白人群体很容易采取暴力的方式将不满情绪发泄出来。这是一系列袭击事件的直接原因。

第二,“白人”和“白人至上主义”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将外显的身体特征与内在的道德、文化、地位等建立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是后启蒙时代的一种伪科学。“白人”概念是欧洲殖民者向全世界传播、剥夺和征服过程中构建出来的一种想象。白人以他们的标准和征服中的优势地位确定了白人是高人一等的人群范畴,拥有一系列他们应得的权利,而黑人则是处于最低等的范畴,其他的有色人种群体位于黑白之间。这种关系在历史中不断演化,“白人”的范畴也随之变化。不同的人群接受这套体系并会尽力挤进“白人”的范畴,而将其他“非白人”群体的遭遇被当成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使得“白-黑肤色差异人类价值等级”思想广为传播。

第三,白人身份的社会建构突显了白人优越感的特征,但同时也压抑了一些丑恶面。这些被压抑的丑恶面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意识的形式对人们实践行为产生影响。而白人对黑人群体和其他有色人群的排斥和歧视正是他们自身被压抑那部分人性特征的投射。

(作者马杰明(J. Lorand Matory) 美国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和非洲人与非裔美国人研究的劳伦斯·理查森杰出教授(Lawrence Richardso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of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翻译整理刘东旭,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100081)

(责任编辑:李冉)

**XU Xian-long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ZHANG Ping(Ningxia polytechnic) (124)**

Abstract: The expansion in scale of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China is essential for Chinese society to develop , and is crucial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stablishing nominal kinship” (or as “ren ganqin”) is a folk custom in Liupanshan region; it not only is the major part of local fictive kinship ,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interaction and way of lif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ith “nominal kinship” , and hence constructs a common home for individuals with “nominal kinship.” This article analyzes in depth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embedded in the big “family” formed through the folk custom of “nominal kinship” in Haiyuan County , Liupanshan Area , and the social effects this folk custom.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stablish common codes of conduc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o support the “ethnic unity campaign” and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value of national prid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will offer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sense of belonging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Liupanshan Region; nominal kinship; common home; social function; foster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tudies on the shared community of mankind

Interracial Inequality on the Basis of White-Black Skin Color Difference and Its Generative Logic

**J. Lorand Matory (Duke University , USA) ,
Compiled by LIU Dong-xu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14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 violent attacks committed by young whites against people of other ethnic groups occur frequently in America. Prof. J. Lorand Matory , a distinguished anthropologist of Duke University , argues that ,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is kind of violent attacks in America is that some young whites , affected by the idea of “white supremacy” are deeply frustrated when they see people of other races and ethnic groups have the same , sometimes even better opportunities and achievements than them , thus makes them hostile to people of other races and ethnic groups. However , the idea of “white supremacy” is actually the product of pseudoscience in post-enlightenment era when Europeans colonize abroad , and a set of “human hierarchy system based on the skin color difference between whites and blacks.” The exclusion , discrimination , and assault of African and other minority groups by American society i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white people constructing their identity by emphasizing their positive traits and projecting their negative qualities onto these minority groups.

Keywords: white supremacy; interracial violence; colonialism; American socie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Academic updates

Working towards Being the Intellectual and Talent Force for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Review of the 2021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CUAES)

FENG Yue (Jinan University) (159)

Ethnic Diversity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Problems , Experience , and Solutions—Review of the Cities , Migrants and Ethnic Group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LIU Dongxu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163)